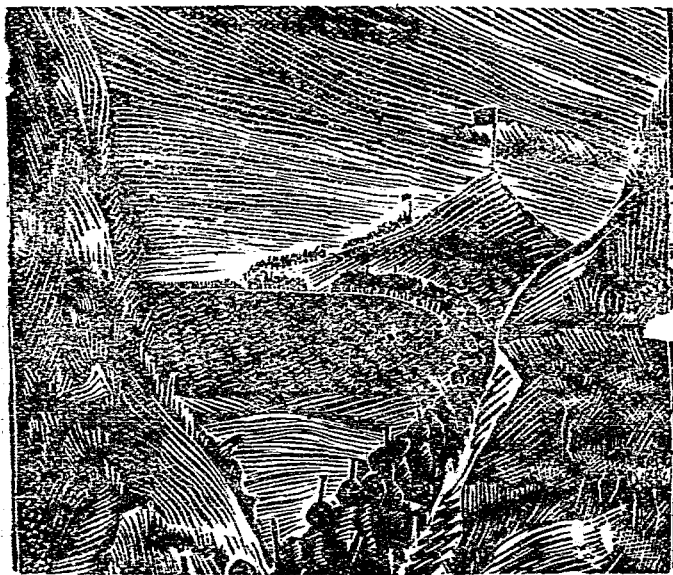


國立戲劇學校
戰時戲劇小叢書
覺悟

街頭劇
李慶華執筆



小引

自全面抗戰展開以來，發動廣大羣衆，已成後防工作之重心。戲劇爲喚起民衆、訓練民衆、組織民衆之良好工具，盡人皆知，勿待贅言。本校使命所在，不敢後人；除向民間作抗戰戲劇宣傳之演出，並協助各抗敵團體作同樣工作外，特將本校員生最近創製或改編之戲劇作品編爲戰時戲劇小叢書，以應需求，藉合實用。惟同人等才力有限，掛漏之處自所不免，尚祈海內名賢多予指教是幸！

余上沅謹識

關於演出「覺悟」的一點意見

街頭劇既然是戲劇部門中一種新的形式，那末在演出方面當然和舞台劇不同，這裏關於演出「覺悟」從實踐中得來的一點經驗，貢獻給諸位愛好戲劇的朋友作為參考。

一，首先我們要注意劇中主要人物張國保的性格，他是一個自私，怕死，苟安的一個小市民的典型，他雖然冒充逃兵，但那是生活逼着他走上這條路的，他的心並沒有死，所以他不是一個無賴徒，不是一個不可救藥的人。當現實的教訓把他苟安的迷夢打破了，他爲了報家仇雪國恥，便毅然決然的去作前線抗敵的戰士。所以飾演者爲了後面性格的轉變，在前半段要避免過分的誇張，而不要使觀衆把他看成一個真正不可救藥的人；同時在張國保轉變的時候，飾演者必須拿出真感情來，才能使轉變可信，不覺得突然。假如忽略了這一點，便影響了全劇演出的效果。

二，傷兵最好能說北方話，尤其以山東話或徐州話爲最相宜，因爲

傷兵很有些位是北方人，聽起來比較親切真實。我們幾次都這樣試驗，都收到相當好的效果。

三，客棧老板和飯店老板是兩個丑角，所以對話不免誇張一點，假如依照舞台劇的看法，似乎有些過火。但要顧到街頭上的效果，動作和對話不妨加以強調。

四，兩個宣傳員，我們用兩位女同學扮演，其他學校或非職業團體演出，或者缺乏女演員，也可以用男演員飾演，對於整個效果並無損害的。

五，關於演出地點，當然是在街頭或廣場為最相宜，更希望和觀眾打成一片，不過有時因為漢奸或逃兵登場，容易在衆怒之下，引起糾紛，所以在事先必須戒備。或者利用高地或草台演出，和觀眾有一點距離，也能收到同樣的效果。

六，在演出之後，如有觀眾演說，當儘量歡迎，以增加宣傳的實效。因為幾次演出的經驗，故提出以上數端以作參考，更希望做救亡工作的朋友多指正。

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

李慶華



3 2173 1180 6

覺

悟

李慶華執筆

街頭劇

本劇第一次由國立戲劇學校二年級同學演出

執筆者：李慶華

參加創作者：張逸生

謝重開

導者：萬家寶先生

飾演者：

宣傳員甲 凌瑄如

宣傳員乙 金淑芝

張國保 郭藍田

青年工人 李慶華

客棧老闆 趙鴻模

飯店老闆 謝重開

傷兵甲 王大化

傷兵乙 駱文宏

覺悟

(街頭劇)

人物：張國保（因服兵役而逃跑的人）

宣傳員：甲
乙

青年工人

客棧老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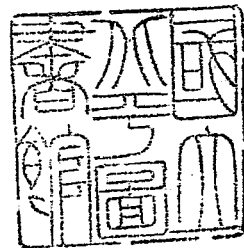
飯店老闆

傷兵
甲
乙

(開場時，宣傳員甲站登上演講)

宣甲：各位同胞！現在全民抗戰已經開始了，東西南北好多地方都成了戰場，抗戰的空氣，可以說是傳佈到全國每一個地方，現在不管是戰區以內的同胞，或是戰區以外的同胞，是沒有一個人不關心這次戰爭的，因為這次是中國有史以來所沒有的最光榮的民族抗戰！

日本帝國主義者，侵畧我們的目的，是想亡我們整個國家，六年



前他吞併了東北，那還不過是吞併中國的第一步，今年八月間，他們進攻上海的用意，就是要威脅我們整個的國家，現在他們的軍艦已經在我們的沿海佈滿了，他們的飛機已經向我們每一個城市村鎮狂亂的轟炸，死傷的人民和被毀的財產，根本沒有法子計算了！

總而言之：不論是在政治，經濟，文化各方面，處處都受他們的威脅，他們是用整個的力量來侵襲我們，來殘害我們，所以我們也不能不以全國的力量去抵抗他們，爲了這一次全面抗戰的最後勝利，所以我們每一個中國的老百姓，都應該參加到抗戰的隊伍裏去，我們要爭取我們個人的生存，我們要爭取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存，我們一定要參加到抗戰的隊伍裏去！

現在政府已經實行了徵兵制度，所以從今以後，我們每個國民都有當兵的義務和權利了，諸位同胞，我們拿起武器來保衛自己的國土，當兵！是我們國民最光榮的事情！自然也不是說無論什麼人都要去當兵，年老的，婦女，小孩子他們可以在後方做別的工作，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，能拿槍的年青人，就一齊去當兵，一齊上

前線去殺敵人。

諸位！你們要曉得這一次的政府遷到重慶去辦公，就是政府已經下了決心，要抗戰到底，所以目前最需要的就是兵！只要前綫有了兵，再接再厲的打下去，總有一天會把他們斬盡殺絕，最後的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。

諸位：假如我們缺少兵士，前線就沒有人打仗，前綫沒有人打仗，我們還能夠抵抗我們的敵人嗎？所以，爲了國家，爲了自己，爲了以後的子孫，我們要用熱血去換取我們民族的生存，我們國家的自由，所以我們每一個年青的人，只有去當兵，只有去當兵！

張國保：（從人叢中走出來，尷尬地）講的好！講的好！對不起，諸位先生，我借個地方。

宣甲：幹什麼？

張：我求諸位幫幫忙！我是個當兵的，前四個月從蘆溝橋回來的，您看，我這有地狀，請諸位幫幫忙吧！（把地狀展開在地上）

宣甲：（讀地狀）「兵士張國保，河北省人，因爲日本鬼子炮打蘆溝橋

，佔了北平城，我們的隊伍在前線打散了，（向宣乙）哦！他是個當兵的！（接着讀）小的無處可逃，就來到此地，到了此地，因為找不到事做，身上幾個錢也都用光了，沒有法子，只好向諸位愛國的先生們太太們，求幾個錢，做盤川好回家（向宣乙）哦！他求幾個錢回家的，（接着讀）常言說得好，衆人幫一人，今天諸位幫小的，小的永遠不忘諸位的大恩大德！」（讀完後和乙私語）

張：唉！實在沒法子，幾千里路，來到此地，人生面不熟，唉！實在沒法子，人生在世誰不要面子，誰願意厚着臉當街向人要錢，可是有什麼法子，不這樣做那就只好餓死，唉！我要有第二條路可走，也不做這丟臉的事情！

宣乙：你是從前線回來的嗎？

張：是的！小姐，我就是最近從北平退下來的！

宣乙：你們的隊伍全打散了嗎？

張：嗯！我們一師人全打散了！

宣乙：就是你一個人逃到這兒的嗎？

張：是的，小姐，就是我一個人跑到這兒來的，說起來，真傷心，我們一師人上了火綫，幾天的功夫，被打的死的死，傷的傷，有的都跑到別的地方去了，就只有我一個人逃到這兒來的，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。

宣乙：那末你爲什麼一個人老遠的跑到這兒來呢？

張：唉！說起來話長得很，實在做夢也沒有想到會跑到這兒來，因爲我們隊伍在北平跟鬼子開火，開頭打的還不錯，後來日本看步兵打不過我們，就用大炮轟，飛機炸，坦克車衝鋒，我們因爲大炮很少，又沒有飛機，又沒有坦克車，所以沒有辦法，就一面打呀，一面向後退，就一直的退下來，退到後來，我們的隊伍看實在沒法子打了，隊伍就散了，我也就逃了出來，可是，跑到那兒去呢？後來我一想就想到此地有一個老鄉，也在軍隊幹了點事，所以我坐了平漢車就到此地來找他，可是到了此地，唉！我的老鄉也開到前方去打仗去了，據說是在上海，所以弄得我沒有辦法，帶了幾個錢都用光了，飯也沒得吃，才走這條路，唉！真是，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！

宣乙：聽你的話，你是想弄幾個錢回家是不是！

張：是的！是的！只要諸位先生多少幫我幾個錢，夠盤川的，我就回家去了，唉！不回家回到那兒去呢？做事吧？找不到事做，討飯吧？

老實說真拉不下臉來，諸位想想在這個兵荒馬亂的時候，不回家那有第二條路可走呢？

宣乙：剛才聽你說你的家不是在河北省嗎？

張：是的！小姐！在河北！

宣乙：那！你的家已經回不去了！

張：回不去！噫！要真想回去，那有回不去的！

宣乙：現在的河北省差不多全成了戰區，津浦綫平漢綫的戰事，都打得
很厲害，你的家既在河北，那怎麼回得去呢？

張：據我想總可以回去，因為我的家在鄉下，而且離鐵路很遠，我想日
本兵不會打到我們那兒去的！

宣乙：不見得吧！現在河北的戰線很長，日本兵既然佔了鐵路綫，難到
你們鄉下他就不會去嗎？

張：唉！我也想過，可是我打定了主意，就是不能回去，我也要回去（

走上前）諸位想想我家裏還有一大家人家，有爸爸，有媽媽，有老婆，有孩子，我自從出來當兵，已經好幾年沒有回家了，不知家裏弄成什麼樣子，我怎麼不回去看看呢？再說吧！死在家裏總比死在外面好，一家人死在一起，總比死得東一個西一個好，！

宣乙：（逼近張）你這樣說我認爲不對，現在河北各地都變成了戰場，年青的人不是加入了義勇軍就是加入了遊擊隊，年老的，女人，小孩子有些都逃出來，沒有逃出來的，差不多全被日本鬼子殺了，你沒有聽見報紙上說嗎？

張：（退回後方）唉！誰說沒有聽見呀！

宣乙：據說，在日本兵佔了保定的時候，見了我們老百姓就殺，在殺的時候，說是每個人給五塊錢，叫大家在一個地方集合，其實那兒給錢，還不是騙人！把年青的都拉出來，叫他們上前綫送死，後來再把年老的，女人，小孩子都放在一起，把機關槍支起來，對着他們掃射，一次就是幾千哪！一次就是幾千！（張歎氣）這還不算，最叫

人傷心的，就是把人家的婦女們，拖出來在當街上，把衣服都剝了去，用刺刀刺死，日本兵還在旁邊拍手大笑呢？諸位你們想一想，日本人野變到什麼程度，假如大家這時候再不起來跟日本鬼子拚，總有一天會打到我們這兒來，我們的父母，我們的弟兄，都會死在日本鬼子的手裏，你們諸位想想，還是在家裏等死好，還是大家起來把日本鬼子趕出去好？

工人：打！打！誰不打誰就不是人，非把鬼子趕出去不可，來一個殺一個，非把日本強盜殺完了不可！

宣乙：（稍停）請你想想看，在這樣情形之下，你還能回家嗎？

工人：（走近）喂！老兄！人家說的是實在話，你的家如今都叫鬼子佔了，你還能回去嗎？說句不好聽的話，你回去不是白白送死嗎？你是一個年青力壯的男子漢，而且你又是幹軍隊的，在前線打過仗，你爲什麼不殺鬼子，反而送給他們殺呢？

張：大爺！你的話說的對！回家等於送死，可是大爺你替我想想，我不回家又怎麼辦呢？那我只好餓死了！

工人：笑話！笑話！怎麼會餓死呢？你既然是個當兵的，你爲什麼不去打仗？不再上前綫去打日本呢？

張：大爺！我剛才不是說過了，我們隊伍全散了，一個都沒有了，我想怎麼回到前綫去呢？

工人：那！那！照你這樣一說，只有回家了，可是我勸你還是不要回去，（向大家）諸位！你們說是不是？

宣乙：喂！我問你！你們的隊伍是從那兒退下來的！

張：我是從北平退下來的！

工人：啊！你是從北平退下來的，那末這一次華北的仗，開頭就是你們打的嗎？

張：是的！是的！就是我們先動手的（回頭）

工人：你們軍長不是宋哲元嗎？

張：是的！是的！

工人：哼！宋哲元這一次我真有點不贊成他，從前在喜峯口打仗的時候，誰不佩服他，尤其是大刀隊，日本鬼子一見就嚇破了胆！可是後

來做了北平什麼軍分會的什麼委員長，就越來越不成了，處處跟日本人讓步，他不知道日本人不識抬舉，你越怕他，他越欺負你，據說這次蘆溝橋的事，不是他想跟日本講和，馬上就跟日本動手，天津北平還不會失，就是失了也不會那麼快！

宣乙：你既然是北平退下來的，那末日本兵打蘆溝橋的情形，你當然很清楚了？

張：當然知道，那時我們一師人就駐在蘆溝橋，講起來又叫人寒心，還是不講吧！

工人：說呀！說呀！你說給我們大家聽聽，不好嗎？

張：讓我說！

工人：你要是真打過仗的，你就說得出來！

張：好！是這樣，原先日本鬼子天天在那兒大演習，其實演習是假的，不過借這機會動手罷了，果然不錯，後來就向我開槍了，當時我們不睬他，後來他以爲我們怕他，就不客氣的衝上來，他們既然不防備，我們也就不客氣，就用大刀衝上去，被我們殺死了許多，他們

當然不甘心，（上前）當天晚上就用大炮向我們橋上轟，先前我們還是死守，後來我們實在守不住了，就完全退却了，哎呀！就這一夜的功夫，蘆溝橋就給日本大炮轟平了！（回頭就走）

傷兵甲：（一把抓住）轟平了，誰告訴你的？

傷兵乙：走吧！走吧！回去吧！

傷甲：別忙！聽一聽！

工人：他們大炮就這麼利害嗎？後來呢？後來怎麼樣？

張：後來！後來我們就退下來了，一直退到保定，在保定打了七天七夜，我們就七天七夜沒有睡覺，也沒有吃飯！

工人：唉！在前綫打仗真不容易！

張：可是有什麼法子呢？他們有飛機有大炮，飛機天天在天上飛，大炮天天向我們轟，把我們戰壕都轟平了，你想戰壕轟平了，還能守嗎？所以我們守不住，只好向後退，後來我們就退下來，一直退到石家莊，我們一師人就打散了，我也就跑出來了。

傷甲：這傢伙不大對，不像打過仗的！

傷乙：老鄉！你退得這麼快嗎？

傷甲：（推乙）噫！別多話，你聽他說完呀！

工人：你的話，我也覺得有點不相信，日本人恐怕不像你說得這樣厲害吧？

張：（向兵，胆怯地）可是！我不是說日本人厲害，我是說日本的大砲厲害呀！

工人：日本的大砲，究竟怎麼厲害呢？

張：說起來真怕人，他們的大砲能打八九十里，一砲能打三個砲彈，而且打得非常準，先是一砲一砲的放，後來就是一排一排的放，一排就是幾十砲，噫呀！就像下雨一樣，一會功夫就把我們戰壕轟平了，你看真嚇死人！

傷甲：這小子，大概是個騙子！

傷乙：對！混蛋！你瞎扯什麼？

張：（不得已的笑）這位同志，他說我瞎扯，那真是笑話，難道打仗也好冒充嗎？諸位不信我可以發誓，（跪狀）我要說一句假話，叫炸

彈把我炸死！好不好！

傷乙：他媽的，這小子那兒來的？（衝上去被甲擋住）

傷甲：幹什麼！

傷乙：我揍他！（對乙使個眼色，乙退甲上）

傷甲：（拍張肩）你這位老鄉是從前綫下來的嗎？

張：（徧促不安）是……呀？（想退下去）

傷甲：（拍張肩）別走！我也是從前綫下來的！

張：（倍笑）那！那咱們是一家人了！

傳甲：可是我問你，你老兄是那一軍，軍長是誰？

張：同志！你問我？

傷甲：（大聲）嗯！我問你！

張：（口吃）我……我是廿九軍，軍長是宋哲元！

傷甲：（緊追）那一師？

張：八，八，八十九師，

傷甲：（怒）放屁！二十九軍那來的八十九師！

傷乙：（舉拳要打）你這個混蛋！

傷甲：（向乙）去！讓我！（抓着張的衣服）你明明是冒充軍人扯謊騙

錢，你還發誓，走！跟我到警備司令部去，槍斃你，！（拖張）

張：（向後賴）同志！我沒說謊，是真的！

傷甲：是真的？（指他的頭）要你的腦袋是真的！

張：我，我實在是從北方來的！

傷乙：老王！用不着送到司令部去，揍他兩下吧！

傷甲：不成，他侮辱我們中國軍人的名譽！

張：不是！同志！我實在無路可走，我說的是真心話，

傷甲：真心話！去你的吧！別替我們丟臉了（把張推倒地上，又要走上

去打，宣傳員乙攔住。）

宣乙：（熱烈地喂！同志！先用不着打他，前綫情形到底怎麼樣！

傷乙：（指張）他媽的，前綫那像他說的！

宣乙：諸位！現在我們請這位同志告訴我們前綫的情形！

宣甲：我們歡迎他們講（鼓掌）

(宣傳員將傷兵二人拖到場中，宣乙將凳子移前)

傷甲：講？(沒想到)要我講？

宣乙：是！請你講！

傷甲：(不好意思，向傷乙)你說吧！

傷乙：(推甲)你說你說！

傷甲：還是你說！

傷乙：你說你說！你會說！(退到一邊)

傷甲：(無可奈何)好！我說我就說！(站凳上，大家鼓掌復又下來，

向傷乙指張)你看着他，別讓他跑了！(復又上去)諸位！請大家靜

一靜！我跟大家說幾句話，剛才他說他是前線來的，還說日本大炮

怎麼厲害你們都信嗎？也許你們不知道前線的情形會相信的，可是

兄弟是從前線受傷退下來的，我們在前綫打了兩個多月，難道我們

還不知道這一次打仗的情形嗎？他騙得了你們，還騙得我們嗎？這

個渾蛋！

工人：他剛才說的時候，我就有點不大相信！

傷甲：他說在蘆溝橋事變的時候，是一師人駐在蘆溝橋，真是活見鬼，我想看過報的人都知道當時駐在蘆溝橋的只有一連人，就是一連人跟日本兵打的，打了好幾天，因為奉了上邊的命令，才撤退，橋也不過給炮彈打壞了幾個洞，他方才說日本兵一夜把蘆溝橋炸平了，這不更是糊說八道嗎？

這個渾蛋又說，他退到保定，打了七天七夜，沒睡覺，沒吃飯，後來隊伍打散了，這更是糊說八道，我們在永定河打了將近一個月，難道我們不知道嗎？他說七天七夜沒睡覺沒吃飯，你們相信嗎？再說一師人有一萬多人，全打散了，連一個都沒有了，你們相信嗎？

在前綫睡覺的時候少，那是不錯的，可是七天七夜沒有睡覺，我真是沒見過，因為對付敵人，一天沒有吃飯是平常的事，但那是因為只顧拚命，把吃飯就忘了，不是沒有東西吃，可是七天不吃飯，我想只有這個渾蛋能辦得到。

這還不算什麼，最叫人恨的，是剛才說日本的大炮多麼厲害，打

八九十里，一排幾十炮，像下雨一樣，又是把戰壕都轟平了，給他這一說，簡直不得了，像是仗也沒法打了，只有等死了，諸位，你說這個渾蛋可恨不可恨？我真不相信他是個中國人！

我們知道，日本最大的大炮也不過打三四十里，而且這次華北戰場上，日本最大的炮，最多不過打二三十里，那裏有打八九十里的車？他還不是糊說八道嗎？他又說把我們的戰壕都轟平了，諸位想想！戰壕就那麼容易轟平嗎？我們在永定河守了一個多月，照他這一說，我們連一天也不能守了，再說難道日本有大炮，我們就沒有嗎？日本有飛機，我們就沒有嗎？

工人：對！對！我們有大砲也可以轟他們呀？

傷甲：說良心話，我們現在打傷了，還願意趕快回到前線去，在後方沒事做真待不住，我們大家只要團結起來，打起精神去幹，日本的大炮飛機真是不可怕的。（鼓掌）

老實說：我們在前方，所怕的就是我們後方的同胞不援助我們，只要後方援助我們，我們前方不會退下來的。（鼓掌）

宣乙：這位同志的話說的不錯，我們要打败日本，來靠前方的將士拼是不行的，我們後方的民衆，應該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，來援助我們勇敢的將士，我們的抵抗才能持久，最後才能得到勝利！

傷甲：諸位還要明白，我們前方的兵士，不是他剛才說的那樣怕死，也沒有一個從前綫好好的逃到後方來的，我們前方的兵士沒有一個不是抱着犧牲的決心的，我們只知道前進，沒有一個後退的。（鼓掌）諸位沒有聽說，前綫我們時常一營一團的戰死嗎？那就是說，打剩了一個人，我們還是打，（鼓掌）這是我們當軍人的爲國家盡忠的時候，沒有那一個怕死的！（鼓掌）

這個渾蛋他方才說，一師人不到六七天全都給日本鬼子打散了，你們相信嗎？你們相信嗎？（衆說不相信）老實說我們不但不相信，並且覺得他是在這裏造謠言，造謠言的人真是沒有心肝，簡直是污辱我們在前綫作戰的軍人，我們中國軍人沒有一個是怕死的。（下）

傷乙：（向甲）老王，你講的不錯，你真有兩下子！

傷甲：（向張）聽你的口音是河北人，你是個年青的男子漢，你的家已經給兵佔了，你的爹，你的娘，說不定早給日本兵殺了，這時候，你應該上前綫報仇殺敵，你不應在後方苟且偷生，更不該冒充軍人欺騙老百姓，恐嚇老百姓，你摸着你的良心想一想，你這樣做能對得起國家，還能對得起你父母，還是能對得起自己呢？

傷乙：（用腳踢張）說呀！說呀！怎麼不說呀？

宣乙：這個人真太沒有心肝！

工人：我看他一定不是個好人！

（大家齊聲唾罵）

客棧老闆：（從人叢中擠進來）喂！喂！在這兒！在這兒！

飯店老闆：在那兒？在那兒？

客：你看！你看！蹲在地上的，那不是他嗎？

張想逃跑，結果被飯店老闆抓住）

飯：（抓着張的右手）我們找了你好半天！

客：（抓着張的左手）可把我累壞了！

飯：火車站，輪船碼頭，我都找過了！

客：你跑這兒來現眼了！

飯：你怎麼不死呢？

客：欠我的房錢不給！

飯：吃飯不給錢！

客：一住住了一個多月！

飯：吃了七八十頓！

客：一個子也不給！

飯：你這個窮光蛋！

客：你這個騙子！

客：個渾蛋！走！

張：（面無人色）老闆！你放手！你放手！

飯：放手！

客：我好不容易抓着你！

飯：放手？

客：他媽！你又跑了！

傷甲：你先放下手！

飯：這個窮光蛋，要不是這兩位？

客：我一皮錘捶死你！

（張默默無語）

傷甲：你說呀？

傷乙：你說呀？

飯：你說話呀！

客：你出氣呀！

張：（難過）老闆！你看這許多人我能跑了嗎？

你放手！有話慢慢說！

飯：我跟你沒有什麼說的！

客：你住店要算賬！

飯：吃飯要給錢！

客：不給錢我門就到警察去！沒有什麼說的！

傷甲：老兄！你放手，他跑了有我，你先把詳細情形說給大家聽聽！

飯：好！我說給大家聽聽！我是開飯店的！

客：我是個開客棧的現在已經住了一個多月！

飯：連吃飯一共十幾塊錢！

客：一個錢也沒有給我們！今天早晨他跑了！我找了半天，幸而在這兒找到了，你說他不給我們房錢能行嗎？

工人：（推張）你這個人真豈有此理！

傷甲：豈有此理！這個小子！

傷乙：（上前抓張）我揍你……

宣乙：別打！（大聲）別打！（半響，大家都看張，不出聲響，慢慢地）你看他哭了，他掉眼淚了！他心沒有死！他會改的！

張：（慢慢站起來，拭目）小姐！讓我說句話好不好？

宣乙：你有話！

張：我有話；我有一肚子的話；讓我跟大家講講！

（站凳上）是的；我難過極了，我覺得我過去做的事，的確是不應

該，對不起國家，對不起父母，對不起我自己的良心，我是個洋蛋；（打自己的嘴）我老實告訴諸位吧，我的確不是個當兵的，我一天兵也沒當過，我是從家裏逃出來的，因為家裏徵兵，抽壯了，我才逃出來的，我怕當兵，我怕打仗，我胆小，我怕死，因此我丟了家，丟了父母，丟了妻子老小，我一個跑出來，我是想等戰事平定了，再回家去，可是我出來沒有幾天，我的家就被日本兵佔了，我回不去了，我知道我的家會給日本鬼子燒了，我的父母全死在日本人的刀下，我知道我從此永遠沒有家，沒有父母，我應該去殺日本鬼子，我應該給我的父母報仇，可是，可是我膽小，我怕死，我自己只顧自己，我沒有出息，所以我就跑到此地來做這種丟臉的事，沒有良心的事，可是現在我聽這位同志的話，我覺悟了，我覺悟了，我知道我是一個男子漢，不應該苟且偷生，不應該看着仇不報，我知道這樣活下去，不如一條狗，不如在前線打死了光榮，所以我覺得從今以後我只有一條路，（大聲）只有一條路！去當兵！只有上前線去給我的父母報仇，去給我們全國的人報仇！報仇！（掌聲）

傷甲：（向大家）家！替這個兄弟喊個好！

大家：好！

傷甲：（抓着張）朋手！對！只有一條路！我們全中國的人，只有這一

條路！去當兵！

傷乙（向張）好小子；這才是個男子漢，大丈夫！

張：諸位！可是要請你們先告訴我，我怎樣到前線去呢！

宣乙：那很容易，此地不是有個新兵招募處嗎？你可以到招兵處去呀！

工人：老兄！我很佩服你，你說的不錯，如今大家只有一條路，我是從

上海回來的工人，我早就想當兵上前線去，現在我們一起去吧？我

們馬上就去！

張：好！我們馬上就去！（向飯店老闆）可是我欠你的房錢？

飯客：什麼？

張：我那個錢……？

飯：哦！錢哪！算了吧！

客：我們不要了！

張：怎麼？

飯：不要了！

客：不要？老闆！

飯：你如今上前綫殺敵！

客：我再向你要錢！

飯：那我們就算沒良心！

客：走吧！

傷中：喂！諸位！（向老闆）老闆站一下！（又向張）喂！我問你一句話！你上那兒去！

張：當兵去！

傷中：怕死嗎？

張：（大聲）不怕死！

傷甲：好！諸位！我們大家鼓掌歡送！

張：謝謝諸位！

宣甲：請諸位站一下，諸位！現在無論誰去當兵，就是我們的好弟兄，

我們的英雄，現在這位同志已經決定去當兵了，我們大家唱個歌子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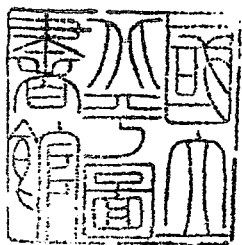
送送他！來！大家跟我唱！

（唱義勇軍進行曲下）

（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廿七日）

海校贈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收到



國立戲劇學校戰時戲劇小叢書第三種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

覺

悟 (街頭劇)

每冊實價國幣一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版權
所有

執筆者 李慶華

參加創作者 張逸生 謝重開

封面木刻 王大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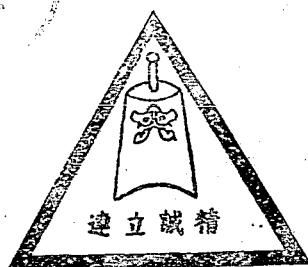
出版者 國立戲劇學校

(臨時校址長沙稻穀倉)

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

印刷者 長沙碧雲軒

40404
13



SKBC
MG
1238.3
6